39666
=7

國立北平圖書館

宋詩二

謝瞻字宣遠六歲能屬文與從對琨能晉義熙中為安城太守宋初建
運俱有盛名晉帝靈
國除中書侍郎以弟晦當朝權勢過盛非門
戶之福乃求出守豫章猶以憂懼遇病臨終
遺晦書曰吾得啓體幸全亦何所恨弟宜思
自勉勵遂卒年三十五

張子房詩

一味鏤刻硬撲
細玩之有致終
覺未快
句二生滋筆雲
之即在生滋上

来旅遠涇哀用訖楚議論言有根柢
王風哀以思 去聲下同 周道蕩無章卜洛易隆替興亂
閔不已力政吞九鼎苛慝暴三殤息肩纏民思靈
鑒集朱光 伊人感代工秉來扶興王婉婉幕中畫
輝輝天業昌鴻門 壯歲 銷薄 音雹 博蝕坎下陰攙搶爵仇建
蕭宰定都護儲皇 肇允 契幽叟翻飛指帝鄉惠心
奮千祀清埃播無 疆 此下 黃致之 本事 蓋 咏古 事應 歲也 神武睦三正載成被八荒明
聖心首徒戮 真堅二音 惟德在無忘逝者如可作揆予
慕周行 戶郎反 瀲瀲 屬車士粲粲翰墨塲督夫違盛
觀 去聲 竦踊企一方四達雖平直寡步愧無良飡和

忘徵遠延首詡太康

賦也王風謂周既東遷黍離之詩列于國風者是也蕩無章詩序云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卜洛言周公卜洛邑以朝會諸侯也力政謂秦也吞九鼎史記謂秦昭襄王取周九鼎而遷西周苛慝暴三殤蓋用檀弓苛政猛於虎之事以其舅夫及子皆死於虎故曰三殤纏繫也靈鑒猶言天監朱光指漢火德而言工事任也代工書云天工人其代之秉遂也婉婉曲盡其美之意鴻門見劉越石詩薄蝕喻高祖為項

羽侵迫也垓下高祖滅項羽之地攙搶彗星指
羽也爵仇謂雍齒與高祖有故怨請先封之建
蕭牢謂勸立蕭何為相國也定都謂從婁敬所
說西都長安儲皇太子也高祖欲廢太子立趙
王如意子房使太子禮致四皓為輔遂不易此
數事益詳見漢書幽與圉古公嘗使子房取
履圮下因授書一編且曰讀是當為王者師已
而不見帝鄉仙都也睦敬也三正子為天正丑
為地正寅為人正也裁通作財易云后以財成
天地之道八荒八表也明兩日相繼之象易云

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河陰河南也
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是時宋公未受禪故
以為喻汾陽堯往見四子之處亦以喻宋公經
行之地寢謂子房廟嘉嘗薦祭之物甎表也周
行毛氏詩註謂周之列位此借以言宋朝也屬
車從車也瞽夫莊子謂連曰瞽者無以與乎文
章之觀四達通衢也無良謂受有疾左氏傳云
盂飧之只不良飧和羹盂用莊子謂聖人不言飲
人以和之意太康至治之稱猶禮運所謂大順
也○舊說義熙十三年宋公北伐秦引水軍發

彭城經下邳見張良廟頹毀為之脩飾并命官
脩賦詩以頌美之時宣遠守豫章遥聞其事而
追和焉言自王風變衰周道蕩盡以周之德業
尚易興廢如此而況苛暴之秦以力為政併吞
天下安有不亡者乎于時民情患苦之極猶負
重擔而思息眉故天監在下用集大命于漢於
是乎房感天人之嘉會出扶高祖運籌決勝以
昌帝業至若解急難於鴻門滅劘敵於垓下封
仇怨以息衆疑立賢相以安社稷定都關中調
護儲嗣皆出乎房之謀其功盛矣且其始信得

黃石異書而為帝者師迫乎功成乃翻然願從
赤松而輕舉則其出處又非常人所能及者以
此順天順人之心奮乎千載之上故其清塵遠
播至今使人歆羨也今宋公以神武之德敬奉
天時裁成輔相功被遐表所至無不光照而慶
雲亦從為之依覆焉及過乎房遺廟乃為飾像
而薦祭者豈但表明之而已蓋思其德不忘其
人欲用之而不可得設若宛者可起而使之仕
度乎房之心亦必感慕我宋之朝行矣當時區
區從文翰之士乃能發揚其事而我遠隔一方不

獲與此盛觀徒為竦企然我今甘退守譬猶通
道雖無險曲而賽步者自愧足之無良惟當飲
此雍熙之和忘其微遠之迹引領詠歌以樂夫
治安之世也愚謂宋公雖有傾晉之勢為其臣
者正當陳善閉邪以匡救之不應豫述天子之
事而為容悅蓋宣遠之心有所憂患務求免禍
是以陷於逢君之惡而不自知矣悲夫

於安城答靈運　本五章公旅一章

安城郡名即今吉州也

跬犬藥反　行安步武鍛所介反　翳周數仞豈不識高遠
違方往有吝歲寒霜雪嚴過半路途峻量已畏友
朋勇退不敢進行矣勵令猷寫誠酬來訊

比也跬半步武足迹也羽傷曰鍛吝羞也畏友
朋者畏其議己也○按李善引靈運贈宣遠詩
序則宣遠作守安城在義熙十一年正月其年
夏以詩贈問故有是答言足之窘者行必循其
步武羽之傷者飛僅周乎數仞以喻己之才德
賽劣必慎所守而不敢踰越也夫豈不知高遠
之可企及哉苟違道而妄進則亦徒取羞吝而
已且世道艱危涉歷至此尤為難處正猶凝寒

之時行路過半而愈經險絶是以量已畏議而
甘分疎外更當從此而去惟以善道自勉故直
寫此衷誠以答來問云耳

王撫軍庾西陽集別

王撫軍名弘為撫軍將軍江州刺史庾
西陽名登之為西陽太守西陽即今黃
州也時登之被召還京弘送至湓口適
宣遠亦將赴豫章三人於此集別

祇名旋北京守官反南服方舟析舊知對筵曠明
牧賢觴矜飲餞指途念出宿來晨無定端別晷有
成速頹陽照通津夕陰曖平陸榜人理行艫音盧觸
軒命歸僕分手東城闉發櫂西江澳離會雖相親
一作雖非逝川豈往復誰謂情可書盡言非尺牘

賦也南服南方五服之地反南服者宣遠自謂
蓋初守安城今復來豫章也舊知指登之而言
曠遠潤之意明牧謂江州刺史矜猶喜也成亦
已定之謂艫船頭刺棹處一曰舟名闉城內重
門徐鍇曰若今甕城門也牘書版也○此篇特
叙其離會之情言故人祇名還京我則守官赴
郡偶來莊舟已不忍遽離析矣況對送別之莚

將併違此明牧乎且舉觴雖殺飲餞而指途已
念出宿來會之晨未期而別去之駸何速耶今
茲日落將暝僕役之人各理舟車而東西背馳
於此焉始是則因離而會雖暫相親如逝川一
往何時能復興言及此則交誼情感為何如哉
若謂此情可書亦非一尺之牘所得而盡也

謝惠連冊陽尹方明之子十歲能屬文州辟
主簿不就元嘉元年始為彭城王法曹參軍
作雪賦見稱於世賦德薄多尤累故官不顯
年三十七卒

西陵遇風獻康樂 本五章今取一章

西陵一曰西興在今蕭山縣

靡靡即長路戚戚抱遲悲悲遲但自殊路長當語
七聲誰行行道轉遠去去情彌運駐發浦陽汭今宿
浙江湄譚云悲遲句凄不可讀再下路長一語更覺索然魏晉以下之病

賦也浦陽江名歷道元謂其自剡東北經始寧
蓋今曹娥江上流是也水曲曰汭浙江今錢塘
江也○其說已具靈運所答篇此可見惠連綢
繆懷戀之意而章末直以宿處相告者欲使兄
知我今夕之所在又自歎其離去之漸遠也

述景動植作兩層明是唐律格

此實賦正是不可少自有風致

說情甚婉細然古意不失之是對語却無安排痕跡有聲有色有味有態真是神來之調

擣衣

衡紀無淹度晷運倏如催叶倉夷反白露滋園菊秋風落庭槐叶胡威反爾爾蕭莎雞羽烈烈寒蟬音啼叶杜夕夷反陰結空幕宵月皓中閨叶烏韋反美人戒裳服端飾相招攜叶傀規反聲玉出北房鳴金步南階叶堅榻反同高砧響發楹長杵聲哀和叶於微芳起兩袖輕汗染雙題叶杜秉反紈素既已成君子行未歸裁用笥中刀縫為萬里衣盈篋自余手幽緘候一作俟君開叶祛其反帶準曦晷不知今是非

賦也衡北斗第五星名漢天文志謂衡殷南斗

爽朽魁分建以定之諸紀紀謂日月所會之次舍月令云季冬月窮于紀是也肅肅羽動貌莎雞絡緯也能振羽作聲烈烈聲悲切也寒蟬高誘淮南子註云水鳥也戒者以言相戒備也楹柱○此惠連詠美人擣衣之詩言其感天運之速時物之變思念君子行役未歸用戒衣裳以為禦寒之備於是乘此月夕招攜同侶相與從事於砧杵不憚用力勤勞如此及衣既成將以寄遠且謂腰帶寬窄但以舊時尺寸為則不知今日肥瘦又為何如言念至此則

閨房懷遠之情切矣○唐子西以宣遠詩不工而推惠連與靈運玄暉合為三謝鍾嶸評惠連才思富健秋懷擣衣雖靈運無以加而文章正宗亦專錄秋懷一篇而已以愚觀之惠連未氣不逮宣遠秋懷一詩尤無足取即其首云平生無志意殆將何以為人至如庾陰難預謀倚伏昧前算未知古人心且從性所玩則其智識淺狹而自棄可知且謂頹魄不再圓傾曦無兩旦其失理又如此竊恐學者無所聞而忽所見猶未免於顧惜故附著其說云

顏延之字延年琅邪臨沂人性躁淡不護細行而文章冠絕當時初為宋公豫章世子參軍及公即帝位補太子舍人廬陵王待之甚厚執政以其攜扇異同因帝崩出為始安太守文帝元嘉三年徵為中書侍郎未幾復出守永嘉孝武登阼以為金紫光祿大夫卒贈特進諡曰憲子

還至梁城作

梁今古宋國之地即睢陽也藻文帝以對其子孝王武後孝王有功廣睢陽城

七十里故稱梁城今為歸德府

耽默軼路長憔悴征戍勤昔邁先去聲徂師今来後去聲歸軍振策瞻東路傾側不及群息徒頓將夕極望梁陳分故國多高丈空城凝寒雲丘壟填郭郭銘志滅無文木石爲幽闥黍苗延高墳惟彼雍去聲門子吁嗟孟嘗君愚賤同堙滅尊貴誰獨聞曷為久遊客憂念坐自殷

賦也耽默遠而無窮之貌楚詞云路耽耽而默先謂行時啓之於前後謂歸時殿之在後也傾側路險而車不正也群謂偕行者陳亦國名在梁之西南即今陳州也郭亦郭也銘即志也亢丘者志其官爵行事之實刻諸墓門則謂之銘爲閉塞也幽闥墓門也雍門孟嘗君益見張孟陽詩堙猶塞也殷憂貊詩云憂心殷殷○義熙十二年冬晉太尉劉裕北伐始有宋公九錫之授諸府遣使往慶殊命時延年為豫章世子奉軍奉使至洛陽還過梁城而作是詩言道路險遠征役勤勞而於息徒將夕之時瞻望故國空城已不勝其慘愴況見丘壟之多又皆荒頹若此其能不為之感傷焉因思雍門周對孟嘗君

平雅之調

之言則知千秋萬歲以後賢愚貴賤同一堙滅豈獨尊貴而能永存者乎今我何為久遊遠道而自致憂念哉史言延之使洛道中作二詩文詞瀲麗為謝晦傅亮所賞然其北使一篇但懷怨歎曾無王事靡盬之憂故不錄若此篇之景增懷感今與喟自有人情之所不能無者況其詞之可觀也

始安郡還都與張湘州登巴陵城樓作

始安即桂林今廣西靜江府也張湘州名邵時為湘州刺史巴陵岳陽也

起得宏壯

第六句入題

延年詩刻劃此較明朗

兩句拓前景起下懷古意

江潭分楚望衡巫眞南服三湘淪洞庭七澤藹荊牧經途延舊軌登閨訪八陸水國周地險河山信重複方六切倚雲夢林前瞻京臺作荊圃叶于六反清氛霽岳陽曾暉薄瀾澳悽矣自遠風傷哉千里目萬古陳往還百代勞起伏存沒竟何人炯古迥反介在明淑請從上世人歸來藝桑竹

賦也漢水名由荊山之北東流至漢陽入江分別也望方望也左氏傳云江漢睢漳楚之望也衡巫二山名衡山在南嶽也在衡州衡陽縣巫山在夔州巫山縣眞宅也三湘郭璞山海經註云

江湘沅三水共會于巴陵之洞庭故稱三湘淪
猶入也七澤字虛賦云楚有七澤其一曰雲夢
未聞其餘謝草木叢茂貌郊外曰牧經塗都邑
中直道也周禮云國中經塗九軌複亦重也郤
退後貌荊臺在今荊州監利縣說苑云楚昭王
遊於荊臺圍者蕃育鳥獸之所霽開明貌岳陽
今岳州也居天岳山之陽故名瀾澳指洞庭而
言陳謂存其迹也起伏猶言興廢炯炯明介貞
特也淑善也士世人也○元嘉三年延年既有中書之名自始安
還都因登巴陵城樓有感而作是詩其言楚國
山川形勢之勝瞻眺遐曠而萬古往還之迹百
代興廢之端盡在目矣即思當時之人一存一
沒今日竟安在焉要其炯介而不泯者惟在乎
德之明澈也我既無能及之○不若請從質朴之
人歸樹桑竹以樂夫閑居云爾○

五君詠五首

按宋書延之既入中書復領步兵校尉
好酒踈誕每犯權要劉湛言於彭城王
義康出為永嘉太守延之憤怨乃述竹

調響意圓每首中四句填鋪頗近律體

丰骨韻度俱佳

阮步兵

阮籍事見第三卷

阮公雖淪跡識密鑒亦洞沉醉似埋照寓辭類託諷長嘯若懷人越禮自驚衆物故不可論途窮能無慟

賦也識知識密猶精也鑒燭洞深也埋照韜光也寓辭謂作詩八十餘篇多託意諷刺長也離辭謂作詩懷人越禮自驚衆物故不可論途窮能無慟

嘯魏氏春秋云籍少時遊蘇門山與隱者談太

無為之道又論五帝三王蘇門生蕭然若不經聽籍乃對之長嘯焉越禮謂籍居喪無禮為何曾面質以為敗俗又嘗與嫂相見與別或以禮譏之荅曰禮豈為我設耶物事也故者已然之迹物故曾原以為世故是也○言阮公外雖沉晦而內實精深然其託酒昏寓辭諷詠或長嘯若懷人或踰禮以驚衆者蓋見世道變故已甚不可具論是以不得不如此耳正猶行者之遇途窮能無慟乎故籍每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迹所窮輒慟哭而返是豈無其意

共

嵇中散

嵇康事亦見第三卷

中散不偶世本自餐霞人形解驗默仙吐論知救
神立俗迕流議尋山洽隱淪鸞翮有時鍛龍性誰
能馴

賦也餐霞仙人服食之事形解即尸解謂仙去也顧凱之嵇康贊云東海徐寧疲聞鮑靚室中琴聲因怪問為誰靚曰嵇叔夜跡雖示終而實尸解默者何得在茲靚曰叔夜疲寧曰臨命東市言使人莫之測也吐論謂康著養生論難者靜定之謂立猶處也迕流議流俗之議竹林七賢論云康非湯武薄周孔所以迕俗洽親比也隱淪指王烈也神仙傳云王烈年已二百三十八歲康數與入山遊戲採藥馴擾也○言中散與世不合者本自神仙中人故其語默交際皆與人異所以多迕流俗如鸞翮有昔而見傷然其形雖被誅實則仙去豈非龍性之不可馴者乎

劉參軍

劉伶字伯倫沛國人嘗為建威參軍

二語即是自道其深衷也

劉伶善閉關懷情滅聞見鼓鐘不足懽榮色豈能眩韜精日沈飲誰知非荒宴頌酒雖短章深衷自此見形甸反

賦也閉關即下文懷情滅聞見之謂史言伶潛嘿少言殆亦此意懷韜皆藏也眩惑也沈飲謂眈于酒伶妻嘗以其飲酒太過泣諫斷之伶使妻具酒肉祝鬼神以誓乃曰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醒婦兒之言誓不可聽仍引酒御肉塊然復醉頌酒伶嘗作酒德頌衷方寸所蘊也○言伶善於內閉則情欲自銷而外物不足以為累故但韜光沈飲假此以自遠讒知本非縱欲而為荒眩也觀酒德頌所言則其中心所蘊亦可見矣

阮始平 始平晉郡名即今興平縣地

阮咸字仲容籍之兄子也為中護軍長史時中書監荀勗掌樂事每與咸論音律自以為不及因疾之出為始平太守

仲容青雲器寶稟生民秀達音何用深識徵在金

秦郭奕已心醉山公非虛覩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叶舒救反

賦也青雲言高遠也器者有用之材生民秀禮記云人者五行之秀氣是也達通曉也金奏傳暢晉諸公贊云咸唱議謂荀勗所造樂聲高則悲金聲不合雅頌必古今尺長短所致後掘地得古銅尺文獻通考作周玉尺度之則今尺短四分郭弈服山谷山濤也濤典選職薦咸為吏部郎曰咸太原人有識量少所推先惟見咸心醉不覺歎若在官人之職必妙絶於時童三上武帝不能用覩見也麾以手指使也○言仲容材高賢美而又妙解音律郭弈見之已不覺心服而山公之推歎豈虛見耶然薦者再三而不能用權要一麾乃遽出守竟何以哉此蓋延年借以舒憤怨之詞也

向常侍向式亮反

向秀字子期河内人為散騎常侍

向秀甘淡薄深心託毫素探聲平道好淵玄觀書鄙章句交吕既鴻軒攀嵇亦鳳舉流連河裏遊懷愴山陽賦

賦也毫筆素帛也以帛代簡書字故稱毫素探道謂其好老莊之學嘗解莊周内外篇鄙厭薄

之也交呂謂與東平呂安灌園於山陽也軒飛舉貌攀嵇謂與嵇康友善每一相思輒千里命駕康寓居山陽秀與之偶鍛流連猶嚮連也河東即河內今懷州也山陽河內縣名今之修武縣也賦謂思舊賦蓋嵇呂既皆被誅秀經山陽舊廬聞鄰人笛聲有感而作者也○言向秀甘守淡薄專心文詞之間探道必造其深微觀書不泥於章句其為人如此宜若無所累於外矣然其素與交好之人今皆逝去因經舊遊之地追想曩昔之歡則亦不免感傷而形於賦訓也

進仲卿詩頗近野此過於文飾少真味獨取此者以此書爭味合也

○愚謂五君率皆負才放誕輕蔑禮法縱酒昏酣遺落世事當昔士大夫莫不以為賢謂之曠達延年蓋亦有取焉為此五訓者其實自叙大槩為一麾出守而嘆也雖復不免以詞旨不遜得罪於照然欲觀五君一時之風致殆亦不出此訓也夫

秋胡詩 九章 豈止雕繢無自婉孌

列女傳 魯秋胡子納妻五日而去官於陳五年乃歸未至家見路傍有美婦人方採桑悅之下車謂曰力田不如見

第一首初配
第二首宦子
第三首行路景
第四首家居景
第五首宦歸
第六首金玑
第七首歸家
第八首述懷
第九首憤絕

說事情酒二不厭有聲有色有未有景詞意而思圓能道人言中語此六何讓初日芙蓉

豐年力桑不如見國卿吾有金願與夫
人婦郤之秋胡子遂歸以其金遺母母
使人呼其婦既至乃向採桑者婦曰聲
親往仕久始得還且悅路傍婦人而忘
其母是不孝也妾不忍見不孝之人遂
自投河而去秋胡行延年此詩蓋擬作也

事為賦秋胡行
椅梧傾高鳳寒谷待鳴律影響豈不懷自遠每相
匹婉彼幽閑女佐嬪君子室峻節貫秋霜明豔侔
朝日嘉運既我從欣願自此畢

興也傾猶待也椅梧傾鳳說見司馬彪詩寒谷
劉向別錄云燕有寒谷寒不生五穀鄒衍吹律而
温氣至遂生黍懷張銑曰猶願也幽靜閑雅也
嬪婦也貫猶連也侔等也○此章首述其始嫁
之意言椅梧傾鳳寒谷待律猶影響之願形聲
故雖在遠必以類應以興女之待聘而嫁既遂
有家則歡願自此畢矣

燕居未(去聲)及妤(一作良)歡顧有違脫巾千里外結綬
登王畿戒徒在昧旦左右来相依驅車出郊郭行
路正威遲存為久別離沒為長不歸

賦也燕居歡燕之時顧者有眷戀之意脫巾猶言釋褐王畿未詳所指戒嚴飭也昧旦將曉而晦明未辨之際威遲回遠也○此章言良人相處未及歡好而遽有千里之違其來歸之日則亦未可預期也

此寫秋胡行役

曉予怨行役三陟窮晨暮巖駕越風寒解鞍犯霜露原隰多悲涼迴颷卷高樹離獸趨荒暮驚鳥縱橫去悲哉遊宦子勞此山川路

賦也三陟蓋用詩卷耳陟崔嵬陟高岡陟彼砠之詞巖阯戒也○此述秋胡行役既遠不免登陟險艱越歷風霜感物傷懷而悲遊宦之勞苦

此寫婦

超遙行人遠宛轉年運徂良時為此別日月方向除孰知寒暑積僶俛見榮枯歲暮臨空房涼風趨座隅寢興日已寒白露生庭蕪

賦也超遙歷遠之貌宛轉流行循環之意良時謂少年除去也僶俛勉強也蕪草也○此述其妻感昔懷遠之詞言行者既遠年運不留歎良時之易失眛寒暑之屢更今復值此歲暮荒涼而益不堪於獨處也

勤役從歸願反路遵山河昔舜秋未素今也歲載
華叶胡戈反蠶月觀時暇桑野多經過佳人從所務窈
窕援高柯傾城誰不顧預節停中阿
賦也歲華謂春也觀時暇者言此時閒暇多遊
觀之人也援扳也止也節以毛為之凡
使遠外持以為信者○此言秋胡解任而歸遥
值蠶桑之月見婦人採桑於道旁悅其美色按
節停步而顧盼之也
年往誠思勞路遠關音形雖云五載別相與昧平
生捨車遵往路鳧藻馳目成南金豈不重聊自意
所輕義心多苦調密以金石聲
賦也鳧藻斑彪冀州賦云感鳧藻以進樂呂延
濟曰如鳧鳥潛水草歡趨而進也目成楚詞云
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余兮目成言相盼以成親
好也南金荊揚之金苦猶苦節之苦調音調樂
律也密近也○此言歲往則思念實勞路遠則
音形隔濶理之常也豈意秋胡為別離久而遽
昧平生夫婦之倫至於如此然不知婦人節義
之苦猶金石之音克諧律調自有不可紊者凡
八音惟金石最為難諧故以為比

既相持矣小常情言宜即出情語令却且訴苦急用緩調正是節奏之妙

高節難久淹揭綺列反來空復辭遲遲前途盡依依造門基上堂拜嘉慶入室問何之日暮行來一作采歸物色桑榆時美人望昏至慙歎前相持

賦也揭去也來如歸去來之來劉向有揭來歸耕之語嘉慶謂毋也行者相將之詞物色謂相度其顏色也列仙傳云關令尹知老子將過物色而遮之桑榆時謂桑間相見之時前相持謂以金持贈之事○此言秋胡既不得與之再語而還至家且知其妻採桑未回則此心固已猜度而不自安及至見面又安得不為之慙歎也

只是常意而說得有情自覺味長

有懷誰能已聊用申苦艱叶經天反離居殊年載一別阻河關叶玩反春來無時豫秋至恒早寒明發動愁心閨中起長歎叶它含反悽悽歲方晏日落遊子顏叶倪堅反

賦也殊變異也日落者呂向以為顏貌日就銷落也○此述其妻對秋胡怨訴之詞既自歎其離居之愁苦又常念夫行者之勞悴也

高張音帳生絶絃聲急由調起自昏枉光塵結言固終始如何久為別百行去聲慦諸已君子失明義誰與偕沒齒愧彼行露詩甘之長川汜

比也張絃曰張高張謂琴瑟之絃以柱張之使急也楊雄解嘲云絃者高張急徽枉光塵謂其來親邇也行露詩名南國風蓋貞女能以禮自守不為淫亂之俗所汚者也○此則述其妻自誓之詞以終之琴瑟高張必至絶絃以比人之立節期於盡命聲急由於調起以喻詞苦出於情切也因言昔者相與結言自謂終始不渝今乃不意為別之久而竟失其素行焉以君子之不義若此豈可復與之偕老耶與其舍汚而苟生能不有愧於行露之詩不若赴水而死之為自安也噫古之賢婦能守其節義有如此夫後人或有誦歌之者詞多不傳獨延年此詩敘述周折足以發其情志雖若繁衍而不流於靡麗亦可使人吟諷而有以哀夫死者之不幸云

素淵字陽源陳郡陽夏人少有風氣元嘉中就城王起為祭酒累遷尚書吏部郎御史中丞從母兄劉湛欲其附己淵不為改意再遷太子左衛率太子劭將行弒逆呼淵及中庶子蕭斌等、淵與斌力、斌曰、謹奉令淵叱之曰、卿便謂殿下真有是耶力諫不隨、劭命殺之、

古來共知然

賦也五陵漢高祖長陵惠帝安陵景帝陽陵武帝茂陵昭帝平陵茲在西京之北因名其地曰五陵藉藉言其聲名之盛關外指荆魏宛洛而言酈市也五侯漢成帝悉封其舅王譚等五人為列侯權勢日盛世謂之王氏五侯池陽屬左馮翊汾陰屬河東郡並漢縣名彫文彩飄動貌俠烈言俠客人所畏憚而有威烈也○舉世多尚游俠而不知其非君子之道陽源此詩蓋刺之也言長安天下樞要賢豪所聚而游俠之士

孝武登阼追贈侍中太尉謚曰忠憲

效曹子建白馬篇

按伎錄乃雜曲歌詞之齊瑟行也

劒騎何翩翩長安五陵間（叶經天反）秦地天下樞八方湊未賢荆軻多壯士宛洛富少年意氣深自許肯事鄙邑權藉藉音與籍同關外來車徒傾國酆五侯競書幣羣公並為言義分明於霜信行直如弦交歡池陽下醊宴汾陰西（叶蕭反）一朝許人諾何能坐相捐彫音飄節去函谷投珮出甘泉嗟此務遠圖心為四海懸但營身意逐豈枝耳目前俠烈良有聞音問

意氣豪盛自遠而來淹者甚衆貴戚侯門莫不
招聘而群公又數相稱薦於是交歡留宴殆無
虛日一旦許人以赴急難則奮身勇往雖死不
顧其心專欲圖逐久遠聲名而一皆議論是非
不復計校觀夫嗟此但營等字則黜之意深
矣篇末復言俠烈之人甚有聲聞如此且自古
知其為然已非一日則其感歎世道之非意在
言外所宜詳味也題云效曹子建令考子建白
馬篇未免狃於俗習而以游俠為賢又如鮑明
遠結客少年場行至以俠客自居然則陽源所
見殆有卓然度越諸子者矣

效古

訊詳一作此倦遊士本家自遼東昔隸李將軍十載
事西戎結車高闕下極望見雲中四面各千里從
縱音橫起嚴風寒燠豈如節霜雨多異同夕寐北河
陰夢還甘泉宮勤役未云已壯年徒為空乃知古
時人所以悲轉蓬

賦而比也訊問也遼東漢郡名在今遼陽隸附
屬也李將軍李廣也車軌結於千里之外高關
也結謂交接莊子曰車軌結於千里之外高關

北塞山名雲中亦漢郡名即雲州也北河徐廣
史記註云戎地之河甘泉漢宮名○按宋書武
城王義康為司徒錄尚書事遵文帝寢疾積年
不愈而義康專秉朝權勢傾遠近又兼劉湛之
徒阿意推崇相與謀傾宰輔殿景誕殺功臣檀道
濟將謂大業終歸義康不復存君臣之禮陽源
歷仕其間殆有倦遊之志故託為邊塞征役之
士以賦是詩其言邊地曠遠嚴風四起者以比
朝廷內外莫非陰謀之交道也寒暖失節霜雨
異同者以喻義康之威權不測生殺由已也夕

太白退之學範
雷多他家則
求味無操耳範
不及謝行路難
諸篇亦是古言
之祖

窮北河而夢還宮闕者以喻已處此背亂之朝
既無可奈則惟一念忠誠不忘於君而已然又
歎於此勤役未已而壯年空為之失因思古人
已有遺時艱難乃以蓬之飄轉者自況今我身
親歷之然後知其所以悲者為不虛矣愚觀宋
之詩人能以憂國為心者惟陽源一人而已故
其詞氣髣髴類陶靖節云

鮑照昭一作
字明遠東海人文詞贍逸尤長於
樂府始謁臨川王義慶貢詩言志權為國侍
郎遷秣陵令文帝選為中書舍人上方以文

亭自高頗多忌由是賦述不敢盡其才後臨
海王子頊鎮荊州以為前軍參軍時江外諸
王皆拒命子頊敗遂遇害

○東武吟

東武本漢縣名在齊地屬琅邪郡即今
密州諸城縣也左思齊都賦註云東武
太山皆齊土風絃歌謳吟之曲名伎錄
作東武吟乃相和歌詞之楚調曲也

主人且勿諠賤子歌一言 僕本寒鄉士出身蒙漢
恩始隨張校尉占去聲五臣募到河源後逐李輕誤

語極奇

波瀾甚富已為老杜啓行

晦翁謂二語分明說出箇偏狹不肯甚意

車追虜窮塞垣密途亘萬里寧歲猶七奔肌力盡
鞍甲心思去聲歷涼溫將軍既下世部曲亦罕存時
事一朝異孤績誰演論少壯辭家去窮老還入門
腰鎌刈葵藿倚杖牧雞豚昔如鼈上鷹今似檻中猿
徒結千載恨空負百年怨去聲棄席思君幄疲
馬戀君軒願垂晉主惠不愧田子魂

賦也僕亦賤者之稱張校尉漢張騫以郎應募
使月氏而至大夏窮河源後為校尉占募吳忠
中郎將周祇亡於酈陽占募謂自隱度而應募
也李輕車漢李廣從弟蔡也元朔中為輕車將

軍擊匈奴右賢王有功垣即城也密近也亘方言云竟也七奔用左氏傳子重一歲七奔命之詞部曲司馬彪續漢書云大將軍營五部部有校尉一人部有二曲曲有軍候一人鎌刈鉤亦名鍥結靑韝鴈臂捍拒以防鞲也晉主晉文公韓非子曰文公歸至河上欲捐簣豆席蓐所以臥也而君棄之哭曰簣豆所以食也席蓐所以臥也而君棄之臣不勝其哀公乃止田子韓詩外傳云田子方出見御者將棄其老馬於道喟然曰少盡其力老棄其身仁者不為也束帛而贖之窮士聞之所歸心焉○按樂府解題謂東武吟率皆傷悼時移事變之詞明遠此篇殆亦有所為而擬作歟觀其首言主人勿諠而後歌者欲其聽之審而感之速也故下文歷叙征役遠塞之勞窮老還家之苦至篇末復懷戀主之情而猶有望於垂惠然不知其為誰而發也

○出自薊北門行

薊故燕國之地即秦漢之漁陽郡也樂府解題謂此曲與從軍行同致古詞多言燕薊風物及突騎勇悍之狀伎錄以

為雜曲歌詞也

羽檄起邊亭烽火入咸陽徵騎屯廣武分兵救朔方嚴秋筋竿（讀如箪古旱反）勁虜陣精且強天子按劒怒使者遥相望鴈行緣石徑魚貫度飛梁簫鼓流漢（忌當作悲）旌甲被胡霜疾風衝塞起沙礫自飄揚馬毛縮如蝟（音胃）角弓不可張時危見臣節世亂識忠良投軀報明主身死為國殤

賦也徵名也廣武漢縣名屬太原郡今代州鴈門也朔方漢郡名在長城外西北即夏州也嚴秋筋竿勁言弓矢至秋而勁也蘇林曰秋氣至

膠可折弓弩可用匈奴常以為候而出軍按撫也魚貫如以條穿魚耳駢頭相次也鴈行魚貫皆言其陣勢似之簫短簫軍中鼓吹之樂按禮圖二十一管流傳聲也被蒙也礫小石蝟蟲似鼠有刺觸之則蹙縮而毛刺橫起國殤謂死於國事者○此言漢時邊塞警急出師征戰正當嚴秋弓矢堅勁虜陣精強之時而其冒犯風霜不避辛苦如此大抵危亂之際方見臣子之懷忠殉節甘棄其身而不顧也豈亦因時多難有所激勸而言之歟

直追十九首乃近景陽

範詩過事李餘奇之又奇頗少餘味此篇全変乃在真朴也

○○東門行

東門劉良曰長安城門即東都門離別之地伎錄云東門行相和歌詞之瑟調曲也

傷禽惡弦驚倦客惡離聲離聲斷客情賓御皆涕零涕零心斷絶將去復還訣一息不相知何況異鄉別遥遥征駕遠杳杳落日晚居人掩閨臥行子中夜飯扶遠野風吹秋木行子心腸斷叶知遠反多食梅不解顏叶堅反長歌欲自慰彌起長恨端叶都玄反常苦酸叶荀緣反衣聲叶葛常苦寒絲竹徒滿坐去聲憂人

興也傷禽傷乎之禽戰國策謂更羸發虛乎而下鴻鴈且曰此弦音而隕○明遠久倦客游將復遠行惡聞離別之聲故以傷禽之惡驚弦者起興而為是曲倫述遠塗辛苦中心憂傷以明夫不忍遽別之情也其言日落昏暮家人已臥而行者夜中方飯所謂不相知者如此且以食梅衣葛為驗則其憂苦自知有非聲樂所可湔而慰者其情意悲切音調抑揚讀者宜詠歌而自得也

○○白頭吟

恒言興衰倒用之韓詩用字多如此

西京雜記云司馬相如將聘茂陵一女為妾卓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相如乃止其詞云凄凄重凄凄嫁女不須啼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竹竿嫋嫋魚鱗碧簫管逶迤鳳凰鳴歌詞之梵楚調曲也

直如朱絲繩清如玉壺冰何憚宿昔意猜恨坐相仍人情賤恩舊世議逐衰興慶髮一為瑕丘山不可勝食苗實碩鼠珫白信蒼蠅鳧鵠遠成美薪芻前見陵中黙褒女進班去趙姬昇周王日淪惑漢帝盛若稱心實獨難時貌恭豈易憑古來共如此非君獨拊膺

賦而比也朱絲繩謂琴瑟之絃玉壺冰言清澈也毫髮喻少丘山喻多也碩大也詩云碩鼠碩鼠無食我苗遠成美韓詩外傳田饒謂魯哀公曰鷄有五德君猶淪而食之以其所從來近也黃鵠一舉千里止君園池啄君稻粱無五德而君貴之以其所從來遠也芻禾稈也前見陵蓋用汲黯謂武帝用群臣如積薪後來者居上之意申周幽王后申國之女褒褒姒也幽王得褒姒而黙申后班婕妤詩註君明遠

自謂也○此殆明遠為人所間見棄於君故借是題以發所懷言我既直且清而宿昔相與之意無可愧者不知何緣而致此猜恨耶蓋世降俗薄人情背馳往往遺舊逐新隨昔俯仰見人稍有微隙則張而大之譬猶碩鼠之傷苗蒼蠅之汚白鳧鵠自遠而至方為貴美而薪芻之積以寓規諷之意云耳篇末復言古來皆已如此非獨爾為然者宜以自寬也衛詩云我思古人俾無訧兮其是之謂乎

○放歌行

伎錄云瑟調曲也

詞之悉調苦不言非小人自齷齪避葵董音謹習苦合反趾測角安知矚士懷胡威反鷄鳴洛城裏禁門平旦開叶苦結反冠蓋縱橫至車騎四方來叶陵之反素帶曳長飆華纓結遠埃叶於希反日中安舩止鐘鳴猶未歸叶前西反明慮自天斷不受外世不可逢賢君信愛卉

昂下所謂遲廻也

此作無媿凡雅

曠士所懷則如此也

結得婉有味外味

嫌猜叶千西反一言兮珪爵片善辭草萊叶陵之反豈伊白璧賜將起黃金臺叶田黎反今君有何疾臨路獨遲廻叶胡對反

比也蓼蟲食蓼之蟲乳糞子有蓼蟲賦言其生長於蓼不以為辛董有二種此即內則所謂董菖蒲之董根如蘘葉如細柳味甘可蒸食小人小器之人齷齪局陿貌素帶禮記云大夫帶素帶而言草萊謂田野之間白衣卿相君而言草萊謂田野之間白衣卿相喻其隱逸也趙孝成王一見賜白璧一雙黃金臺燕昭王所築置千金於上以延天下之士者○此殆明遠自中書舍人以後退歸當孝武之世重於仕進故作是曲以見志歟首言蓼蟲避葵堇而集于蓼由其憤於食苦不言非甘以喻已之諛祿仕而窮居安於處困自以為亨也然衆人所見者小乃為之不堪其憂安知曠士之懷隨世出處視窮達為一致者哉下文歷言京城達宦之人四方遠集而朝夕不止況乎時不可失而賢君愛才進用如此其易今爾有何所病乃獨臨路遲廻而不進耶蓋明遠之所不進有難以語人者故特設為它人之詞以詰

之此即所謂不知曠士者也

代君子有所思

按伎錄雜曲歌詞有君子有所思行代

猶擬也

西出登崔臺東下去聲望雲闕層閣爾天居馳道直如髮繡轂結飛霞璇題納行人築山擬蓬壺穿池類滇渤選色遍齊代徵聲叩越客叩越陳鍾陪夕燕笙歌待明發年貌不可還身意會盈歌蟻壤漏山河絲波製金骨器惡含滿歌物恩厚生沒智哉衆多士脩理辨略昧

賦也崔臺即銅崔臺在魏都西北肅肅敬高聳貌馳道天子之道漢書云太子不敢絶馳道薨棟之翹起者戔曰簷阿軒翔如鳥翼也玉飾椽頭曰璇題納稽留也言其圓白如月之留也蓬壺二仙山名濱渤海名也齊東國代北郡邛微耳也市亦遍也陳設也西蜀之地越南國也徵楚詞云陳鍾按鼓蟻壤漏山河言當謹其微也乳融臨終詩云言多令事敗器漏苦不密河潰蟻乳端山壞由猿穴絲波毀金骨李善謂讒譖人者但下如絲之波則雖堅如金骨亦必為之

傷毀也鄒陽書云衆口鑠金積毀銷骨歎謂傾覆家語云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注水實之中則正滿則覆服習也○以篇戒富貴之人當慮患而防微也言出見其宮闕臺池之盛聲色伎樂之繁而朝夕娛宴無有窮已然不知壯年豈得長存樂意豈能長有一言不謹則易成大患讒毀一生則易致傷害可不思所以禦防之乎大抵器滿者必傾物盛者必滅理之當然宜常戒懼明智之士服習事理而於明暗幾微之際尤當審察也詳夫天居馳道等語蓋為時君過奢不能自謹故發以此規諷之且不敢指斥故借多士為言耳

擬古二首

幽并重騎射少年好馳逐氈帶佩雙鞬居言反象弧插彫服獸肥春草短飛輕控青越平陸朝遊鷹門上暮還樓煩宿石梁有餘勁驚雀無全目漢虜方未和邊城屢翻覆誰我一白羽將以分虎竹

賦也幽并二州名舜以冀州地廣而分為之氈帶以氈為佩帶鞬盛矢器魏志云董卓雙帶兩鞬左右馳射弧弓也象弧語出考工記謂其

象天上孤星也一說以象骨飾弓弭也彫畫也
服所以藏矢今言弧矢文耳鞬馬勒也樓煩故
胡地趙武靈王取以置縣漢屬雁門郡今太原
之崞音郭州也石梁闕子曰宋景公使工人為弓
九年乃成景公登虎圈之臺射之矢踰於西霜
之山集于彭城之東其餘力逸勁猶飲羽于石
梁蓋指呂梁也崔無全目者世紀云吳賀使羿
射崔之左目羿誤中其右白羽矢也虎竹漢符
也當發兵遣使至郡用銅虎符與郡守用竹符
○此亦託古以諷今之詩言北方風氣剛勇俗
尚騎射故其人自幼肄習所以馳騁捷疾技藝
精妙如此且曰方今漢虜未和邊城警急正當
當我一矢用以立功而分符守郡也此可見當
時朝廷多尚武功苟能精於騎射則刺史郡守
不難得矣

魯客事楚王懷金襲丹素既荷上聲主人恩又蒙令
尹顧日晏罷朝歸鞍馬塞衢路宗黨生光華賓僕
遠傾慕富貴人所欲道得亦何懼南國有儒生迷
方獨淪誤伐木清江渭設置子斜反守弋音蠅兎
賦也金謂金印楊雄法言云紆朱懷金是也衣

單複具曰襲丹素以丹朱飾素衣盛服也主人謂君也令尹楚之上卿儒生明遠自謂也方向也伐木蓋用詩伐檀之義謂伐檀以為車而行陸今乃實之河干而無用置兎罟也守兎韓非子曰宋有耕者見兎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耕而守株冀復得兎兎不可復得而身為宋國笑也○此明遠自歎其守道而無所遇託言有魯客來事楚王者其佩服之盛寵顧之榮及退食而鞍馬僕從之衆如此是以親疏遠近無不歌慕之者且富與貴人所同欲苟以其道得之亦何所懼而不處焉今南國之儒生乃獨迷其所向而自致淪誤猶伐木者實之江湄而望其為車設置於此而待狡兎之自至奚可得哉其詞若自貶責其實乃自許也

起二句俊快淺似稍弱

學劉公幹體

胡風吹朔雪千里度龍山（叶輸朊反）集君瑤臺上（文選作裏）飛舞兩檐前茲晨自為美當避艷陽天（文選作年今依本集）艷陽桃李節皎潔不成妍

比也龍山即楚詞言北有寒山逴龍者是也瑤臺亦明遠被閒見疏而作乃借

順雖怨而益謙然所謂艷陽與皎潔者自當有辨

訓史

五都殷財雄三川養穀利百金不市宛明經有高伍京城十二衢飛甍各麟次仕子彫華纓遊客綀輕轡明星晨未稀軒蓋已雲至賓御紛颯悉合切沓達合切反鞍馬光照地寒暑在一時繁華及春媚君平獨寂寞身世兩相棄

賦也五都謂雒陽邯鄲臨淄宛成都也財雄以多財為雄豪班固自敘云班壹當孝惠高后時以財雄邊三川河南之地有河洛伊故秦置三川郡聲名也不市宛言金多者不宛於市京城謂長安十二衢按西都賦云立十二之通門則知衢亦十二也綀猶振也颯沓衆盛貌君平姓嚴名遵西漢人賣卜於成都市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此篇本指時事而託以訓史故言潔時五都之地皆尚富豪三川之人多好名利或明經而出仕或懷金而來遊莫不一時駢集于京城而其服飾車徒之盛如此譬則四時寒暑各異而今日繁華正

與太冲濟之京城篇同格而險急之調出之更覺雄拔勁快休文謂猶五色之有紅紫夫豈吾誣

兩句陡絶是奔勒奔馬之勢愈見險絶

如春陽之明媚當是時惟君平之在成都脩身
自保不以富貴累其心故獨窮居寂寞身既棄
世而不仕世亦棄君平而不任也悄然此豈亦明
遠退處既久而因以自況歟

行樂至城東橋

行樂六臣茲作行藥且謂因疾服藥行
而宣導之悄然與詩意略不相涉詳此特
字畫之誤今正之城謂京城也

鷄鳴關吏起伐鼓早通晨嚴車臨迴陌延瞰歷城
闉蔓草緣高隅脩楊夾廣津迅風首旦發平路塞
飛塵擾擾遊宦子營市并人懷金近從利攘劍
遠辭親爭先萬里途(造語)各事百年身開芳及稚節含
彩吝驚春尊賢永照灼孤賤長隱淪容華坐消歇
端為誰苦辛

賦也關吏猶所謂晨門伐擊也隅城隈首先也
稚節謂少年春亦以喻盛年也○此明遠因行
樂有感而作言侵晨將出遊眺遠郊至城東門
方且延覽景物而行者之塵已飛塞於路矣觀
夫遊宦從利之徒擾擾營營爭先萬里莫不各
為百年之身所累而悄殊不知百年之內倏忽

無幾惟當及此少壯以進德脩業開布芳榮何乃徒自含章羞驚盛年之失且尊貴而有德者雖不免於形役猶得以揚名後世若此孤賤無聞之人乃亦奔走其間坐見衰老不知端為誰而幸苦哉蓋亦勉人及時自樹不可徒為淪沒也○曾原曰明遠之詩詞氣俊偉而之渾涵猷未至流於靡靡下此則皆靡靡矣讀者詳之

選詩卷第七